

◎現有中小型辭典之檢討

◎林慶彰

字典的編輯，我國有相當悠久的歷史。自東漢許慎編說文解字，迄今約有一千九百年。這一千多年的時間，幾乎每朝代的學者，都在爲說文解字作修補工作，而忘了另外編輯一本字典。直到清康熙時，才編了一部康熙字典，總結幾千年來文字的帳。這兩本字典，所收的僅是一個個的單字。真正收錄詞彙的，應以民國四年商務印書館的辭源爲最早。此後直到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辭源續編、辭通、辭海、國語辭典等大型辭典，紛紛出版。這三十年間，可說是我國新型辭典的極盛期。

自民國三十七、八大陸遷臺以來，除了五十一年至五十七年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中文大辭典外，很少大型的辭典出現。但是，所出版的中小型辭典却相當多。根據筆者統計，約有一百種以上。由於它們的編輯態度並不很嚴謹，也缺乏崇高的理想，因此大部份的辭典都隨生隨滅，很少人注意它。這段期間也大約三十年，可說是辭典的衰落期。

但是，近兩三年這些中小型辭典已稍有起色，東方國語辭典增訂本和國語日報辭典等的出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筆者驚喜之餘，擬就民國以來較具代表性的辭典加以分類，並就現有中小型辭典的缺失提出討論，以作爲今後辭典編輯的參考。

一、現有各型辭典的分類

型	中	型	大	型大特	型式
注 音 國 語 新 辭 典	東 方 國 語 辭 典 增 訂 本	中 國 辭 典	遠 東 國 語 辭 典	大 漢 和 辭 典	名 稱
陶 承 九	該 社 編 委 會	薛 頌 留	陸 爾 奎	諸 橋 轍 次	主 編
一 萬 二 千	一 萬 一 千	一 萬 二 千	一 萬 二 千	約 五 萬	字 數
六 萬 八 千	六 萬	缺	八 萬	五 十 二 萬 六 千	詞 數
力 行 書 局	東 方 出 版 社	大 中 國 圖 書 公 司	遠 東 圖 書 公 司	日 本 、 大 修 館	出 版 者
	社 會 人 士	大 中 學 生	大 學 生	研 究 人 員	適 用 對 象

上表所列，共十六種辭典，依所收詞彙的數目，分爲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等四級。其中遠東國語辭典和中國辭典等三本，對所收詞彙，並沒有詳細數字，祇依其篇幅加以比較，而歸入中型或小型。

將辭典這樣分類，在我國似乎還沒有人做過。目的是讓讀者從各辭典收錄字詞的多寡，以了解辭典的大小和適用範圍。讀者也可作爲選購辭典的參考。

二、中小型辭典中的「同書異名」

中小型辭典，除了上表所列的數種外，當然還有很多。因爲，它們沒有上列數種那麼具有代表性，所以沒列出來。此外，有一些辭典的內容完全相同，而書名則千變萬化。爲了怕「劣幣驅逐良幣」，故不得不提出討論，以正視聽，現在先把它們列名如下：

型	小
東方國語辭典	該社編委會
國語新辭典	薛頌留
國語日報辭典	何容
最新國語辭典	該公司編輯部
新編東方國語辭典	該社編委會
圖解國語辭典	該局編輯部
八千七百	二萬七千
一萬	缺
九千	三萬
一萬	四萬
四萬	四萬五千
東方出版社	大中國圖書公司
國語日報	文化圖書公司
東方出版社	東方出版社
光復書局	光復書局
中	小
學	生

這十本辭典，都是題康哲茂編，書名、開式和出版者雖有不同，但內容完全相同。又：

13	12	11	這十本辭典，都是題康哲茂編，書名、開式和出版者雖有不同，但內容完全相同。又：	10	9	8	7	6	5	4	3	2	1
最新國語辭典	辭海	國語大辭典		最新國語辭典	模範學生辭典	國語大辭典	標準國語新辭典	標準國語新辭典	國語新辭典	新辭源	綜合國語辭典	標準國音學生詞典	國語新辭典
不著編者	不著編者	不著編者		康哲茂編	康哲茂編	康哲茂編	康哲茂編	康哲茂編	康哲茂編	康哲茂編	康哲茂編	康哲茂編	康哲茂編
六三年七月	六四年七月	六四年七月		六四年五月	六三年十月	六四年一月	六四年五月	六四年五月	六三年一月	六五年八月	六三年五月	六三年五月	六三年五月
正業書局	正業書局	正業書局		新世紀出版社	新世紀出版社	新世紀出版社	光田出版社	光田出版社	啓仁書局	綜合出版社	綜合出版社	綜合出版社	綜合出版社

這三本辭典的內容也完全一樣。所謂「辭海」，僅是一本小辭典，後面附有十二項各式各樣的附錄。好在大家都知道，真正的辭海是什麼樣子，否則，難免要有魚目混珠之嫌了。又：

15	14
國中新辭典	國民新辭典
不著編者	不著編者
六四年一月	六四年一月
百成書店	百成書店

這兩本辭典，內容也完全相同。總計上列十五本辭典名異而內容相同，實際上僅是三種而已。（這種用不同的書名來混淆讀者判斷力，是一種非常不應該的行爲。）

三、現有中小型辭典的缺失

在外國，每出版一種辭典，都有極嚴格的批評。而且，每數年就有專家、學者投票，表示他們對各種辭典的意見。辭典也因不斷的批評改進，而日臻完美。反觀我們，够資格評鑒辭典的人，似乎都不願意做批評工作。要不然就一竿子打翻一條船，把所有辭典趕盡殺絕。辭典的編輯者，也因爲沒有批評的鼓勵，而安於現實，不求改進。現在，謹對各種辭典中，共同的缺點提出討論。

1、互相因襲

編輯辭典，我們不反對以其他辭典作爲藍本。但重要的是能取長截短，如果別人有解釋不當或錯誤的地方，仍舊照抄不誤，那就不太高明了。例如：

步槍：步兵所用的槍。

所有收錄這個詞彙的辭典，幾乎都這樣解釋。就是沒當過兵的人，也知道這個解釋有毛病。因爲，不但步兵用的步槍，就是工兵、通信兵、衛生兵，有時也用步槍。又如：

愛情：相愛的情緒，多指男女的相戀。

這種解釋，很不高明，而所有的辭典都奉為圭臬。如果細加推敲，改作「男女因互相愛慕所產生的感情」，不是很清楚明白嗎？又如：

水葬：有人在航行途中逝世，船上的人把死者投入水中的葬禮。（遠東國語辭典五三五頁）

水葬：船在海中行駛時，有人死亡，往往把他拋棄海中。（辭彙六五〇頁）

水葬：船在海上行駛時，有人病死，把屍體拋入海中，叫「水葬」。（遠東國語辭典增訂本七九三頁）

水葬：把死屍扔進水裏，隨它漂流，或被魚吃去。（國語日報辭典四五五頁）

這些解釋，都互相因襲，是否完全對呢？記得幾個月前，哲學家方東美先生去世，把骨灰運到金門外海，緩緩倒入水中，也叫「水葬」。上面四種解釋，能對得起方先生嗎？

這種因襲所造成的謬誤，在較權威的幾本中小型辭典也都無法避免，其他下駟者，更可想而知了。

2、缺乏互見工作

「互見」（cross reference）最大的功用，在將辭典中相關的詞彙連續起來，使散布在各個部首、各個字下的詞彙能互相關照。一般說，「互見」有兩種表達方式，一種是「見」（See），例如：

韓國：見「大韓民國」條。

表示在「韓國」這個詞彙下，沒有解釋，必須在「大韓民國」條下，才有說明。另一種是「參見」（See also），例如：

坦腹：女婿。稱他人的女婿，叫「令坦」。參見「東牀快婿」條。

表示除了在「坦腹」條下，有一些解釋外，在「東牀快婿」條，也可找到和「坦腹」相關的解釋。這種「互見」工作，在外國的辭典、百科全書裏，幾乎隨處可見。互見工作是否周密，也成為評鑒辭典好壞的重要根據之一。可是，我們的辭典編輯者，幾乎都把這種工作忽略了。例如：

甘藷：就是甘薯，又名番薯，俗稱山芋。

番薯：甘薯。

地瓜：番薯的俗稱。

(注音國語新辭典)

像這樣相互解釋，還是沒有把甘藷是一種什麼樣的植物說清楚。照理「甘藷」是正名，就必須在「甘藷」條下，把它的特性、用途，或別俗名列出，其他「番薯」、「地瓜」、「山芋」等別名或俗名，都可用「見甘藷條」表示。這樣不但可使讀者一目了然，更可減少抵牾，節省篇幅。又如：

菲律賓：國名，一作斐律賓，本是西班牙的屬地，後改屬美國，至西元一九三五年才獨立，首都在馬尼刺。(辭彙)

斐律賓：(Philippine Islands) 羣島名，在我國臺灣省南面，其中以呂宋島最大，原係西班牙屬地。西元一八九八年改屬美國。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宣佈獨立，採總統制。……首都馬尼拉。(辭彙)

其中獨立日期就前後矛盾，首都的譯法也有不同，這就是互見工作欠完整的害處。
一本收錄數萬條詞彙的辭典，必須用「見」或「參見」來連繫的字詞，可能有數千條之多。要把它們做得周密完整，的確不容易。有時甚至必須花加倍的時間，把所有的字詞一條條的核對。但是，辭典的編輯者如果能了解它對一本辭典的重要性，這項時間和金錢的投資，應該是不能吝惜的。

3、異體字的處理不當

異體字包括古今字、正俗字、簡寫字、訛字等。這些異體字的數量相當多，對辭典編輯者是一大困擾。各本辭典都把它們歸入所屬的各部首和筆畫中。這種方法，如果不小心，最容易前後矛盾。例如：

弦「名」張在弓上的線。

弦「名」樂器上發音的絲線。……

弦索：樂器上面發音的絲。……

弦歌：依和著琴瑟的聲音來詠詩，叫做「弦歌」。

弦誦：唱歌和讀書。

(辭彙三七二頁)

絃「名」張在樂器上的絲繩。

絃「名」同「弦」字。……

絃索：琵琶、琴、箏等樂器上的絲線。

絃歌：音樂和歌唱。

絃誦：學校裏的音樂聲和讀書聲。

(辭彙九六三頁)

本來系部的「絃」，是弓部「弦」的俗字，合理的安排應該把字義和詞彙，放在「弦」字下。至於「絃」字，祇要注明「弦的俗字」或「同弦字」，就可以了。但是，現有中小型辭典，除了東方國語辭典增訂本和國語日報辭典等少數幾本，對異體字的處理較妥當外，其餘前後相出入者比比皆是。

照常理說，古字、俗字、簡寫字、訛字等字義和詞彙，都應歸入今字、正字、本字，但由於書寫的方便，和文字本身的美觀方正，有時古字存，今字廢，有的俗字、簡寫字、訛字存，而正字反而不用。由於取捨並沒有一定的標準，各本辭典幾乎都有它們自己一套的安排方法，而讀者也就隨著團團轉，無所適從。

有些辭典的編輯者，並非不了解異體字混亂的嚴重性，但是，以一本辭典來從事文字的改革歸併，誰也不敢冒這個險。最有效的方法是，教育當局聘請專家研究，把應歸併的字歸併，應廢除的大刀濶斧的廢除。然後，由中小學課本開始實施。這樣辭典的編輯者，也就有可遵循的原則。現在這種亂糟糟的情況，自然而然地也就消失了。

4、不能配合時代潮流

辭典收錄新詞的事，一直很困擾國內的辭典編輯者。如果收入很多新詞，又嫌不够典雅，放棄已有的古典詞彙，又顯得相當可惜。因此，現有的各型辭典，總是保持着「中庸」狀態——不新也不舊。每一本辭典都是不新不舊的結果，就好像同一布料的制服有好幾件，僅能平常工作時穿用，一有宴會時，仍舊穿不出去。

雖然，有不少辭典的編輯者已漸漸感覺收錄新詞的重要性，但是，偶而收錄三、四個，便沾沾自喜，忘了圍繞在身旁的報章雜誌，有千千萬萬的新詞，等待著他來檢拾。根據筆者平常的記錄，現有的各行各業的新詞，約有三千到五千個，在現有的辭典裏查不到。像交際電報、對講機、彩排、轉播、導播、拉鍊、統一發票、一貫作業、沉箱、關係企業、背書、臨牀、家庭計劃、生命線、老花眼、開放醫院、民意代表、入關、明星學校、教育評鑑等等，其中有些已流行十數年，照理說，應該够資格上辭典的榜了，但是多數辭典仍舊對它們相應不理。

辭典收集俚俗或不雅字詞的問題，一直爲我們的衛道者所反對。在西洋辭典的發展史上，這類的事情也會經發生過。西元一八五七年以前出版的英文字典，都僅收錄好字。但是當年有一位 Dean Trench，在倫敦哲學會中，發表一篇「現有英文字典的缺點」(Deficiencies in Existing English Dictionaries)說：「字典是語言的總登記簿，字典編輯者的責任，不在於選擇語文中的好字，……他們的工作是歷史學家，而不是評判者」。此後，大部分的英文字典，都很尊重他的意見，開始收錄以前被認爲不雅的字。我們的辭典如何呢？如果承認辭典是語言的記錄，那麼一些被認爲不雅的字詞如：好棒的「棒」、很菜的「菜」、很帥的「帥」、馬子、凱子等等是否都應收進去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爲辭典是一本查字的工具書，不是道德教化的教科書。即便辭典不收這些字詞，難道就能阻止人們不說它，報章雜誌不用它嗎？

另外，學術研究的成果，辭典的編輯者也應時時注意採用。例如，發現已近八十年的甲骨文，經王國維、董作賓等學者的研究，對建立在史記殷本紀上的商代歷史，已多所修正。每一本辭典所附的中國歷代大事年表，是否也已跟著修正？

梁實秋先生說：「字典是有壽命的，沒有一本字典能够一字不易的行銷數十年而仍舊實用有效。因爲文字語言是活的，有其孳衍變化，以及陳腐死亡種種現象，新字新辭隨時產生，舊字也會有新解，俚俗的也會變成可接受的用語。字典只好跟著走，只好隨時修訂。」（見「談字典的編輯」，六十一年二月三日聯合副刊「各說各話」）這段話是對守舊不前的辭典編輯者，最好的忠告。

四、編輯方法應革新

要使現有的中小型辭典，突破現在的窠臼，在編輯方法上，應該有個革新。首先，對詞彙的收集，應該盡量避免已過時的古字義和詞彙。西元一九三四年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俗稱韋氏二版)出版，收有六十萬個款目，一九六一年出版的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俗稱韋氏三版)，只收四十五萬個款目。他們把二版的六十萬個款目，刪去二十五萬個，然後補入十萬個，近三十年的時間，兩本字典所收的字，有如此大的差別，對國內的出版者來說，是件相當不可思議的事。

韋氏字典所以成爲權威，並不是偶然，它們點點滴滴的從報章雜誌蒐集新字詞，如果某字詞曾經出現兩次以上，即加以收入。我們的中小型辭典，不必像它們做得那麼詳盡，但是從報章雜誌找新字詞的方法是勢在必行的。否則，有一天你會發覺，你所說的是一種語言，而辭典所錄的又是另一套語言。這樣的辭典，和許慎的說文解字，又有什麼分別？

再者，知識的分工已越來越詳密，以前如我國的許慎和英國的約翰生 (Samuel Johnson, 1709—1784)，都可獨立完成一本字典，現在可說絕無僅有的了。韋氏字典二版完成後，即將所收的六十萬個款目，分成一百多類，分別請各類的專家，加以刪訂增補。這一百多類，就是一百多種簡明的專科辭典，合併以後，則成爲一本大型的綜合辭典。這種分類編輯的方法，雖然要花費較多的資金和時間，但是，相對地，辭典中的錯誤也會減至最少。

另外，以趕場方式來編辭典的方法，也應有所改進，一本趕譯的小說，常會錯誤百出，那麼一本包羅各種學科知識的辭典，如果趕在一年半載內完成，那錯誤絕對不止百出，甚至千出萬出都有可能。這是出版者和辭典編輯者，所不可不注意的。

五、結語

幾乎所有辭典的編輯者，都認爲編辭典相當辛苦。約翰生所編的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把字典編輯家 (lexicographer) 解釋爲「一種無害於人的苦差事 (a harmless drudge)」。梁實秋先生也說：「字典是有用的工具書，編輯起來工作繁重，要點點滴滴的去，曠日持久，才能有成，我們若不親自參加此種工作，很容易低估其中的艱苦，也許以爲那只不過是剪貼、抄襲、翻譯等等死功夫而已。」雖然，它是一件苦差事，但畢竟是件造福人羣的大事業。辭典的編輯者，如果能够把眼光放遠一點，克服種種困難，用嶄新的方法來編輯，未始不能在這辭典的衰落期中開出奇異的花朵來。